

舞台供應劇選

遺志

英國瓊司原著
陳澄改譯

教育部第一巡迴戲劇教育隊編印

遺 志

英國瓊司原著

陳 澄改譯



劇中人 華墨軒 華恕達 張醫生

羅敏芝 何倩麗 勤 務

地 點 某遊擊戰區

時 間 二十九年

(南)

景 一個遊擊區域的深山裏，也許是一個大人先生們的別墅吧，現在作了華墨軒的養病住所，這是一個花廳改作的臥室，斜正面有一窗，由窗可以窺見清華寨瑩瑩的燈火，下設有長沙發和花台，右側有一小鐵床，床頭有一小几擺着病人的食物和藥水之類的東西，左側橫置一寫字台，轉椅等，華墨軒睡在床上，蓋薄被，他的遠親何倩麗，在這屋子裏代替了看護的職務。這時華墨軒已睡熟，何正翻看寫字台的許多文件，忽然左側門很輕的打開，進來了一位五十幾歲的老頭子，他手裏提着一個皮包，何放下文件站起。

張 何小姐：還沒有睡嗎？

何 （輕聲）哦！還沒有呢，張老伯請坐。

張 （坐下擱下皮包）怎麼樣？（指床上）睡了嗎？

何 （點頭）是的，剛睡不久。

張 下午輕鬆一點吧？

何 （搖頭）沒有，看樣子似乎還厲害了些。

張 （憂傷地）不見輕鬆，時間就很快了。

何 （嗚咽）那怎麼好呢？表弟還沒有回來。

張 怎麼？恕達還沒有回來嗎？

何 是的，一連去了兩封信，算日子這兩天是應該

到的，就不知道那邊是不是可以抽身。

張 近來那邊的戰事很平穩。

何 不過，打遊擊的時間很難計算。

張 無論如何在他臨危的時候，兒子總應該在他面前才像話。

何 （急迫的）今天晚上該不會……………？

張 很難說，要是再發一次……………可是，這種病誰也保不定什麼時候再發，要是能好好地靜養也許多延些時刻。

何 他老人家，老是那麼固執，總不肯休息，剛才還向我要報告看呢。

張 （拿起桌上的文件）：「各路都很平穩。」（看第二張）「圍攻縣城已準備全齊乞攜羅敏芝部屬於十二時至幕山後村會集」唉！（將報告擲在桌上）真是不幸。

（忽然有輕輕的敲門聲，何將門拉開，勤務入）

勤 何小姐，清華羅太太打發人來問老太爺的病怎樣了？她說敏芝小姐今晚拔隊下山，應該在什麼時候，老太爺可不可同行？

何 （望着張）這怎樣好呢？

勤 羅太太說，敏芝小姐還是初次參加游擊戰，要是沒有老太爺同行，她很不放心，還問可不可

更改日期。

張 絕對不能驚動他（向勤）你去對來人說，老太爺的病，已非常危急。今夜要出戰，是萬萬做不到的，她的小姐拔隊下山的事，這兒已來了報告，（交報告給勤）要他照這上面的做就是了，（這時驚動了床上的華墨軒，他掀開被使勁坐起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袍，何趕過去替他披上黑大氅，扶住他）。

華 你替我謝謝羅太太，她真太關心我了，敏芝小姐拔隊下山的事，絕不能更改（向張）老張，你真糊塗，這麼一件重要的消息，也隨便能給人帶着去嗎？（向勤）給我，（勤交還）你去告訴羅太太要敏芝小姐趕快收拾起程，收拾好了，就到我這兒來，我有話說。

勤 是！（轉身下）

華 打游擊，那裏能和寨子裏做買賣一樣，我們的羅太太真夠糊塗，溺愛孩子，這已經不是時候（掙扎起立）

何 姑爹，你還是躺躺吧！

華 （頑強的）躺躺！已經夠受了！（略停）爲着我這幾根老骨，就耽擱一次出擊的機會，真是笑話。

張 老大哥，你應該多休息休息。

華 沒有事的，一個人活着，總該像個活的模樣（看報告）「圍攻縣城，諸已準備齊全，乞攜羅敏芝部屬，于十二時至幕山後村會齊。」很好。孩子們還可以做事，（含着希望的眼光向張）老朋友，我還可以騎馬嗎？

張 這……

何 張老伯，還請你聽聽病吧！

張 （遲疑地）也……好！

華 我想不會有什麼的。騎馬並不需費多大氣力的。（張從皮包內拿出聽病器具）真想不到打游擊戰，還住得着這精緻的房子，還有你這麼洋醫生來診疾。

張 要不是從通訊網得着你病的消息，我也不會從總部趕來。

華 所以呀，老朋友，到底是老朋友，（喘過一口氣）只是羅太太這件事，真使我過意不去，（何扶華，華拒絕強硬的走到沙發邊坐下，張開始聽病）老羅跟我也有些交情，這次老遠從南邊大山裏弄了她們母女出來，到這兒食住都沒有弄好，自己就病着，要不是她們母女倆個精明，不早就糟了嗎？

何 敏芝小姐，年紀雖很輕，做事倒有才幹，真不愧是個寨主爺，將來在游擊隊裏一定也是個了

不起的人物。

華 還沒有跟那邊接過頭，陌生的，叫這小孩子去，是不大好的（張醫生聽完病），怎麼樣。（請求的調子）讓我今夜帶着敏芝去出戰，還可以吧，這才不辜負我誘導她們母女下山一趟呀！

張 （沉重的）老朋友，很困難呵！

華 很困難？（索然地）是的，這付老機器破裂的地方當然很多，不過，老朋友，我倒底還能活多久呀！

張 呃——

華 （笑）說出來吧！老朋友，別那麼氣餒。死，對於一個七十五歲的老頭子，是一件太平常的事。

張 （勉強地）好好地靜養，也許還可以多延幾個日子——或者幾個星期。

華 只要把敏芝這孩子交給了他們。教導她一點正式作戰的經驗就行了（沉默，忽然驚叫起來）不，不，還有那個毀滅計劃。

何 （驚）毀滅計劃。

張 （制止他）你不能這樣興奮。

華 （興奮不能自止）老朋友，你不知道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工程，讓我詳細的告訴你呀！前年首

都陷陷落時，我也落在城裏，當時我想像我這樣的老頭子，日本人就是狼心狗肺，也不會難爲我，同時，借這機會我還可以做點特務工作，所以我一點不着慌，跟那班糊塗虫，那班準備做順民的糊塗蟲鬼混了好些時候，那裏知道鬼子們究竟放不罷我。說我有嫌疑，把我幽禁起來，（微笑）真是奇怪，七十五歲的人還會有嫌疑露出來嗎！

何 （很銳心地）後來怎麼樣呢？

華 哼！他以爲我這幾根老骨頭也有點假，強迫我和幾個工人修築南京外圍的工事，這麼一來，我想種鬼子們開開玩笑，也是很有意思的事，於是我裝模作樣，有時候有氣無力的，氣得他們爲憐不了。有時候，精明強幹的弄一下子，喜得他們張着嘴笑個不停，可是頑笑雖然開了，買賣也從這裏來了。

張 那是爲什麼呢？

華 鬼子們看出我各方面都懂得一點，馬上和我親熱起來。有個大砲射手，他和我大談其射擊技術，我知道機會來了，便信口開河說個淋漓盡致。最後他帶了我去參加沿江的哨卡設置，在地道里，我一連住了一個多月，精心的研究，把距離和方向測量得清清楚楚。

何 難道鬼子們一點也不知道嗎？

華 鬼子們有時候也是聰明的（苦笑）後來他發覺我有些可疑，就苦苦的考問好幾次，幸而這幾根骨頭還結實，沒有把命送掉。有一次他恨透了，一定要把我打死完事，一個人要人死，還不是容易的嗎？（走到張前使用力的一拍，張驚起）老朋友，你說鬼子是不是太笨了一點？

張 呃——笨？

華 當然笨極了，把這祕密洩露在一個中國人的眼中，已經夠笨了，要收拾一個人，什麼辦法不好，一定要打死，這不是笨上加笨嗎？尤其是我這樣的人，是沒有什麼的，一個鐘頭以後，我又活了。那位掩埋我的同伴，他給了我一張通行證，這一下子，我也就懶得和他亂扯，偷偷地跑出城，回到內地來了。

張 那些和你一道兒做苦工的呢？

華 （愀然）喂了魚了，鬼子們爲了滅口，打死了他們，丟在長江喂了魚了。

何 （驚半）呀！

張 真不是世界！（搖頭）

何 鬼子的心腸，難道不是肉做的嗎？

華 是肉做的？只可惜那裏沒有血！流的是蛇和蝎子的毒液！（走到桌邊坐下）我至少要把（從

抽屜裏拿出圖樣）這許多圖樣完成，才能交到別人手裏，可惜這些人，沒有懂工程的。

張 恕達不是很懂這個嗎？

華 是的，他很能懂得這些，自從到內地來，我以為活到反攻的時候總還夠。所以我沒有向人提過，就是連自己的兒子的面前也沒有提過，這並不是一個隨便可以向人提的事。（何倩麗出）

張 當然。

華 老朋友，你不是外人，你來聽聽吧

（示圖樣）這是沿江砲台設置的圖樣，這些砲，都是挺新式的，要去破壞牠，必須從這兒到那邊進攻，先破壞他的總樞紐……

張 算了吧！我不懂這套頑意，你還是休息休息吧。

華 （握住張的手）所以老朋友，我必須再活一個時候把這些圖樣完全注解清楚。

張 要是暫時不發，還可以……不過隨時都有再發的可能……

華 （失望的）難道一個極短的時間也活不成嗎？

張 （搖搖頭）

華 （死的悲哀襲擊了他，沉默，然後長嘆一聲）要是我什麼時候都會死，那這些計劃，必須要

恕達，才能接手，就不知道這孩子可不可以在我臨死前幾十分鐘趕回來。

張 我想他一定會趕回來的。

華 我已經去過兩封信，並且要他承認以前的錯誤。

張 到了這個時候，你還不能放棄那個固執勁兒嗎？

華 不能，絕對的不能，那次作戰，是他錯了，敵人的機關槍的火線網組織得很嚴密，他偏不聽指揮衝過去，這在戰術上是重大錯誤。

張 可是他不是打了勝仗嗎？

華 那是李樹芸側擊得手，不然他就有一萬個頭顱也完了。可是仗雖然勝了，部隊的損失，也不少呀，（低聲）鍛鍊了半年的弟兄，幾乎死個光，要不是李樹芸再三担保，我早就槍斃了他，我當時趕他出去，曾經賭過咒，他不悔悟我不見他。

張 對自己的兒子，也是這樣，真是太不應該。

華 我的信上已經說明白，他要是不覺悟他就不必回來。

張 （安慰地）你放心吧，他一定會回來的，

華 （忽然記起了一件事似的）情靈情靈（向張）我相信他會承認他自己的錯的，這一年來，他

在戰爭中來來去去總該明白我的意見是對的。
(倩麗入)倩麗，去把羅太太送給我的桃金鏤
拿來(何出)老朋友，喝一盃，今天晚上讓我們
痛快的喝一盃。

張 喝酒？你絕不能再喝酒。

華 (手一揚)不礙事的，老朋友，別那麼小心謹
慎，一個人能在臨危的前一刻還有喝酒的機會
，那是太好了。並且陪我喝酒的是你，一個共
處幾十年的老朋友。

張 是的，我們相交已三十幾年了。

華 (回憶)三十幾年，一個很短的時期。

張 短嗎？

華 短得很，我今年七十五歲，我們相交只有三十
五年，還不到一半的時間，太不夠意思。

(何攜酒入對兩玻璃盃置於桌上)

華 七十五年，活七十五年，就不能再增點時間，
真是一樁掃興的事，我剛剛投身到戰爭裏，才
弄得有點頭緒呢(悠然的)不管牠吧(走到桌
前，端起酒盃)老朋友來吧。

張 我是不大喝酒的。

華 我知道，一盃不算多，況且今天這個日子不同
——也可以說，這時刻不同吧，(拍張)老朋友
，不是嗎？三十年前我們都是壯年，不，你

那時還是青年，那時候我們都弄得很起勁，老婆，孩子，事業，忙着那麼腳慌手亂，怪起勁的。

張 那時候，你太太還很健康。

華 結實得很，所以我從來沒有想到她會短命，後來生了恕達，他的身體就漸漸地不行了，誰知道孩子剛五歲，他就悄悄地死了（淒然）撫幼子，奉老母，尤其是我要跟社會的怪物決鬥，忙碌了半輩子，（略停）現在總算完了，匆匆的一過就是這麼些年，我們的鬚髮斑白，齒落血衰（弈然一轉）可是這已經是很幸運了，尤其在這個時候，還能暢快的談談話，喝點酒，老朋友來吧？（舉盃）爲你的老友作一次壯舉吧？（和張盃，一飲而盡，張則小飲一口）

張 你今晚的興勁太好了。

華 什麼時候我都是一樣，我對於做人的活動處理得很適當，所以我雖然只有七十五歲，總算還不寬。

張 （感慨地）我就不及你。

華 話不是這麼說的，你有你的長處，你是一個忠厚人，不過，老朋友，你的膽子太小了，你缺乏冒險的勇氣，因此你的一生總是平平穩穩的，沒有什麼得失。

張 我以為規矩一點，靠得住些。

華 那是太笨的方法，也是太懶的方法。做人本是一個活動的機會，要把這個原有的機會也失掉了，那還有什麼意思？

張 嗯！

華 做人和走路一樣，你不動，牠就不進。

張 進了還是要退呀！

華 那是一定的，跑得太快，少不得要起點反作用，但是一定是個新環境，可以供給你繼續發展（眼睛一亮）打仗，就是這個樣子，老朋友，你相信不？

張 我……？

華 你應該相信的。打仗就跟做人一樣，你不衝過去，敵人就會衝過來。你不要他的命，他就要你的命。（喃喃的）做人可以平平穩穩，打仗可就不能平平穩穩。

張 你似乎對於戰爭很有興趣！

華 什麼我都有興趣。那一方面都可以供給我一些新題材，滿足我一些意外的慾望；戰爭當然更不同。

張 你的行伍生活過得也不少吧？

華 也並不算多。（斟酒自飲）以前在隊伍裏，幹過十來年，後來就亂七八糟，樣樣都來，別人

歸我沒出息，不好好地幹門職業，其實，門門職業，我都聚精費神的幹過。但摸清頭緒以後，我不得不找個對象。時間太短促了，如果還有七十五年，我一定可以更多的找出些東西來。

張 那你太奢望了！

華 我以爲是最低的限度（喝酒）一個小孩子去了幾年糊塗日子，就忙着學這個學那個，隨着又是一大堆討老婆，生孩子，自立謀生的問題。到了最後，弄得精疲力竭，只好一死結束。

張 （厭煩地）你也是一樣。

華 我可不是那麼傻。我懂得做人的要訣，當享受的，我盡量的享受！當爭取的，我努力地爭取。需要痛苦時，我就盡量地痛苦！就是這兩年打遊擊戰，我也是這個樣子。

張 （奇異的）哦！

華 我不想做民族英雄，但我也不能做儒夫，所以打遊擊戰，我認爲是我這時候——這個民族存亡的時候一種職務。同時，我拿戰爭與興趣連繫在一起，使牠能得到超越一點的餘地。（興奮地）譬如××一戰，就是這個樣子，我首先將各路進攻的部隊配合好，然後盡量的讓他歇着，我裝做漠不關心的樣子。

張 那是爲什麼呢？

華 （拍案）這就是蓄養他們的情緒呀！等他們的熱情盡量的升高，（着力的）我一聲發動，一下子就是一種強不可抗的力量，火與血溶成一片，凱歌與鐘聯合起來，槍子兒當作了練手的石子，兩條腿變成了運動場上的機器。（愉快地）一個大大的勝利，就在一腔熱情裏獲得。這個買賣還不太好做了嗎？

張 難道每次都是這樣嗎？

華 （驕傲地）每次都是這樣？那不是打仗，那是撥算盤子呀！老朋友，你雖是一個五十開外的人，各方面的知識還太少了點。

張 （紅臉）當然。

華 戰守，都得依據其時地，要是一個不小心，吃敗仗的痛苦與打勝仗的愉快是成正比例的。

張 你也吃敗仗嗎？

華 哼！吃得比別人還多，但是敗仗的教訓也比勝仗的多，該更有效力，就拿現在的整個戰綫來說吧，要不是有以前的失敗，那裏會能得到目前的勝利。

張 （也引起一點興趣）那麼照你的估計將來的戰爭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？

華 怎麼樣結束，我不敢說，但最後的勝利我們已

經搏得了必有的把握，這是我敢斷言的。

張 能斷言嗎？

華 當然，老朋友，這不是說謊，而是根據各方面的事實來判斷，要遠點看，最好從國際關係着手，近嗎，就全國的物利人力來證明，都可以堅定我們的信念。（滿足）老朋友，（斟酒）來吧！今晚你除了爲你的老友作最後一次歡聚，也應該爲祖國的勝利祝賀！（舉盃）

張 （碰盃）祝你健康，祝祖國千秋！

（互相飲盡）

華 祖國千秋，可是我却只有七十五歲！

張 只要祖國千秋，我們少活一點時間又有什麼要緊。

華 （大笑）對了，對了，你說得對極了，我常常是這樣想，我們的一生，只是這世界裏的一波一浪，僅那麼小小的一點而已，什麼名標青史一類的事，是談不到的，所以我對於我的善後，估計得清清楚楚，這老骨頭用不着豐禮殯葬，也用不着築墓修墳，只要能和我的妻子弄在一道就夠了，——我們也許再可以見面，在另一個境界裏見面！

張 時候不早，我得走了。（外面馬蹄聲）

華 不算晚，不算晚，老朋友，再坐一會。

張 我還有些事情要做，你也應該休息一下。

華 不，不，在這最後的一刻，你應該在這裏多多陪我呢，該應該盡量地暢快暢快，

張 羅小姐不是要來嗎？

華 是的，我今晚的工作，就是等着她和恕達，

張 就是她來了，你也得保持一定的安靜，不然你的病……

華 別那麼老是「病，病，」的，告訴你，我是討厭那些字眼的，一個人常常是增惡與事實太相符（勤務上）的字眼你懂得麼？

張 可是……

勤 老大爺，羅小姐來了，

華 不錯，不錯，這孩子居然來了，（向勤）快去，快去帶她進來。

張 我現在真的要走了，（站起）

華 慢着慢着！看看這孩子再走不遲。

張 看麼？那是爲什麼呢？

華 （命令的）別管他爲什麼，你坐着好了。

（勤務與羅小姐上敏芝着灰色軍裝）

羅 （大步入室，向華與張敬禮，在一陣嚴肅的空氣之後，她忽然呱地一聲笑起來，跳到華面前）老伯，像嗎？

華 像，（微笑）像得很。

羅 真像嗎？以前我們從不弄這個玩意兒，今天打算實習的，我在家裏練習了大半天，可是媽說一點也不像，（突然見張）哦！這位是……

華 這位是我的老朋友，張老伯，這是羅敏芝小姐

羅 （脫帽鞠躬）張老伯你好！

張 （回禮）謝謝你，敏芝小姐，令堂大人，好嗎？

羅 謝謝！很好。

張 （提皮包）老大哥，我走了。

華 （握住張的手，非常不忍的樣子），真的不能再坐一會兒嗎？

張 明天天不亮我就得走，還得計劃一些明天的事情，你跟敏芝小姐清靜的談談吧！老朋友再見！

華 （氣弱）再見！

張 （向羅）敏芝小姐，你不要在這裏坐得太久了，不要讓他勞動，好再見！

羅 （送張出門）好的，張老伯，再見！

華 （淒然的）誰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再見！

羅 （跑入）老伯，你說什麼再見呀！

華 沒有什麼。好孩子，來讓我看看你。

羅 （走近）你看，（雄糾糾狀）‘像個抗戰軍人

嗎？

華（端詳了一會）像，很嚴肅。

羅我以爲顏色太暗了一點（鏡照）並且這樣子太古老了。

華不，乖孩子，暗的顏色正與你調和呢！

羅是嗎？那麼這樣子，不太古老了嗎？

華不，一點也不。尤其是你的內心的新鮮是特別明顯的。

羅媽說能加上一個黑披風又威嚴些，你以爲是嗎？

華（玩皮的）這已經很夠了。再要威嚴些，你不是去打日本人，是去嚇日本人了。

羅（推他）不，不，你不能這麼說！

華那麼，你要我怎麼說呢？

羅你得正正經經的告訴我，要不要加上？

華（拉着她嚴肅地站起）是的，孩子，我要正正經經告訴你，現在不是衣服嚴肅不嚴肅的問題，而是要檢查你的心是不是嚴肅。你現在已經是一個軍人，你就必須保持一個軍人應有的嚴肅，一班人的觀念都以爲軍人的生活很死板，其實做一個真正的軍人，他的心情，頭腦，身體無論那方面，都比常人靈活萬倍。（懇切的）孩子，這個你必須記住，軍人的職責。不是

要你傻頭傻腦，去拚死完事，而是要你精密的從敵人手裏搏得勝利。你懂得嗎？

羅 是的，我懂得。

華 好孩子，你懂得就好了，千萬要記住「成仁」是軍人最後的裁判，不是軍人的目的，軍人的目的，是制服敵人。拿心血去制服敵人。

羅 除了手鎗鬥爭，還必須用心靈去鬥爭。

華 對了聰明的孩子，你很懂得，衝鋒打仗，你將來一定是個能手。

羅 在山上我常常闖道子。

華 （大聲的）不，這跟你在山闖道子不一樣，那只是一種打劫的行爲，不是戰爭。現在是日本人到我們國土裏來闖道子，來打劫，我們起來抵抗，起來驅逐他們，這個職務，不只是你我的，是整個中華民族四萬萬五千萬人的。

羅 （溫和的）老伯你這樣大聲說話，不太累嗎？

華 （強壯的正正身）不，一點也不累。別人要到疆場上橫刀躍馬，我難道連在屋子裏喊喊都不能嗎？

羅 可是……

華 沒有什麼「可是」不「可是」一個七十五歲的老頭子的精力，我總是夠存在的，要不是這個病，哼！要不是這兩條腿有點酸痛，我今晚就

要去打兩鎗試試看。孩子，你別把我看得那麼不中用，我年輕的時候，闖道子的時候還比你多呢！

羅 你也闖道子嗎？

華 唔！

羅 也跟我們一樣吧！

華 字眼兒一樣，內容可就不一樣呵！你們下山闖道麼，我在社會裏各部各門闖道子。

羅 也跟我們一樣痛快嗎？

華 這可很難說，痛快的比你們還痛快，難受的也比你們更難受，那種碰壁的滋味，在年青的人，是很難堪的，但在一個老年人的心裏却還嫌他不夠味呢！

羅 你真是「老當益壯」呀！

華 （搖頭）夠不上，夠不上。

羅 （冷冷地立起來）可是我們那種打劫生活，也不是甘願的呵！（幽怨的）要不是逼得沒有辦法，誰肯那種勾當！強盜生活，我已經過得夠了，爸爸臨死時，再三囑咐多尋一門正當職業，奉養母親，可是驟然之間，叫我尋什麼職業呢？一些舊部下一下子要遣散，在人情物理上，也是做不到的，所以我只好暫棲其身，（轉向華）老伯，我真感謝你感謝你從火坑裏把我

們一羣扶到正軌上來，這對於我本身對於幾百個弟兄們都是極大的栽培，致於國家民族的觀念，我們這行人並不是完全沒有，不過你大概也知道我們當時的環境吧（擦淚咽下）

華 孩子，我全明白。

羅 從今天起，我們這一羣，承你的提攜，已真正作了中國的國民。那麼，從今天起，我們也是一肩挑起民族存亡的責任，老伯，請你放心，憑着我們的手和心，對中國安全作一個鐵的保證。來報答你給我的賜與。

華 （喜歡得流淚）這已經超過了我的希望。

羅 但是今晚第一次出戰，你又不能和我一道，多多的給我指示，介紹我和那邊的弟兄們接頭，這使我非常難受，尤其是媽，她很不放心。

華 我也很難受，孩子！但是你不用害怕，你的媽也不必當心，只要你到了幕山後村會着了他們，他們就會告訴你怎麼做的，他們都是我的舊部下！我前些日子已去過好幾封信給你介紹，他們非常歡迎你。（指報告給她看）你看，這不是報告嗎？我相信，你到了那裏，他們會隨時隨地幫助你，指點你的。

羅 他們不會指摘我的身世嗎？

華 不會的，不會的，孩子，你放心，中國人對中

國人是親切的；他們是你一條戰綫的人，以後你的幫手，你的教師，都是他們，你知道嗎？

羅 我知道。

華 他們待你會和我待你一樣。但是孩子，你也得把他們看作你自己的兄弟。

羅 當然

華 （思索的）要是機緣湊巧，恕達回來了，他可以陪你去。

羅 誰？

華 我的兒子，他也許馬上就要回來。

羅 （跳起來）哦！就是你常常說的那個恕達大哥嗎？

華 對了，正是他，

羅 他會回嗎？（華點點頭）那太好了。他會打仗嗎？

華 他已經是一個老軍伍。

羅 你讓他和我一道去好嗎？

華 我已經是這樣決定，今晚本是我應該陪你去的，我現在既然不能去，他回來了，當然代替我職務。

羅 （拍手）那多麼好呵！有他和我在一道，那我甚麼也不着急了。（忽然）呀！我倒忘了。

華 什麼？

羅（憂慮的）恕達大哥是一個怎樣的人呢？他是
不是會和你一樣喜歡我呢？

華（微笑）別担心，孩子，他是一個很能吃苦的
青年，待人極好的，他一定很喜歡你。

羅（釋然的）那就好了，哦！對了，時間不早，
老伯，你還有什麼吩咐嗎？

華 你還要些甚麼呢？

羅 哎喲我要的東要可多着呢！打仗呀！做人呀！
玩兒呀！什麼都要。

華 我可不能供給給你那麼多，同時我的經驗、主張
，不見得你得着能完全適用，我必須要告訴你的，
做人也好，處事也好，打仗也好，你時時要記「精密的考慮，果敢的決斷，努力的進攻」。

羅 就這麼一點麼？

華（拍她）這已經不少了呀！（何倩麗上）

羅 倩麗姐，你好呀！

何 哦！敏芝小姐來了很久嗎？

羅（親熱的）來了好些時候了，跟老伯談得很久，
，就只找不到你。

何 呀！（看羅）完全武裝起來了！

羅（得意的）怎麼樣？倩麗姐，還可以嗎？

何（端詳一會）嗯！一個道道地地的勤務兵！

羅（撒嬌）不，你不能這麼說呵！

何 那麼說什麼呢？

羅（瞟着華）要說「像個官長」，（何華都笑）

何（故意的搖頭）我從沒有看過這樣的官長！

羅 像，像，要說像呵！

何 好了，好了，要像就像好了，

羅 不，要誠誠懇懇的說。

何 那你做點官長模樣給我看看，是不是像，然後我再來批評。

羅 可以，（轉身跑出，然後沉重的走入，然後走到桌邊椅子上坐下，嚴肅地問）有人來過嗎？（何笑而不說）怎麼不說話呀！（何仍不語，她跳到何面前）你呀，真不行，勤務兵都不會做，還說我咧！

（何大笑，華一旁佔然自樂）

何 算了吧，你這樣官長還用得着勤務兵？

羅 好了，不跟你說了。（轉向華）老伯，我可以走了嗎？

華（樂而忘倦的神氣）你玩得很好呀！

羅 可是那個通知上要我兩點鐘以前趕到，我得在半夜十二點鐘出發，我回去還得召集部隊說說話。媽還預備了酒，替我們踐行呢！哦，老伯，你可以到那邊去喝點酒嗎？

華 (忘形的) 酒！哈哈！

何 (趕快制止) 敏芝，別胡鬧了。他老人家還能跑這遠喝酒嗎？

華 誰說我不能去？跑這麼點路，喝點酒，要什麼緊。(立起預備走，但一種不能自持的痛苦，使他驟然停住。)

何 我不說你不能去。(扶住他)我是說你得等恕達表弟咧！

華 (清覺的) 對了，我不能去，我得等恕達，敏芝，好孩子，你一個人去吧，我得等你恕達大哥。

羅 我是騎馬來，馬夫在底下等着呢？

華 那就很好。(抗着她)孩子，你得按時出發，切莫誤了時間。

羅 是的，我知道。(出)

華 (低弱的) 敏芝。

羅 (復入親切的) 老伯；你放心，一切我都照着你的吩咐辦，明天這時候，我也許又可抽身回來看看你。

華 (自語) 明天還可以嗎？

羅 當然可以的。

華 這次我不能和你一道去，我很……

羅 不要緊，恕達大哥一道去不是一樣嗎？並且，

我心裏總時時記着你，就像你在我的身邊一樣（兩手扶華）我遇到極困難的時候，我會悄悄的向你請示，我照着你的意思處理一切。（拉華走到窗前）你記着，清華寨點着明亮的燈光，鞭炮一響，那就是我領着隊伍出動的時候。你可以在這個窗前看着我，看着我出動！

華 是的，我可以在這裏看着你！

羅 （極感動的）老伯，再見，明天這時候再見！（羅快步出）

華 （凝望着他悲喜交集）明天這時候——我還能夠活到明天這時候嗎？

（接着是馬鈴聲，馬蹄聲）

何 （也走到窗前眺望）她的身體真結實！

華 青年人總應該是結實的。

何 現在衝鋒打仗，也變成了女孩子的事。

華 女孩子的事情可多着咧！女孩子（悠然）債罷，你還記得你姑媽嗎？

何 她老人家死的時候，我還很小，現在記起來，只是那麼朦朧的影子而已。

華 我可記得清清楚楚，敏芝，她的名字不也是敏芝嗎？

何 （驚）對了，她老人家的名字也叫敏芝。（嘆息）她老人家死了好些年了！

華 好些年，好些年！都是這麼寂寞的。這一下，我們也許又可會見了——敏芝，我們又會見了！（忽然）哦！倩麗，你不要睡嗎？

何 不，我得在這兒陪着你！

華 這些日子，真苦了你，萬一今天晚上真不能挨過，你不害怕嗎？

何 （傷感）沒有什麼，姑爹，我不害怕。

華 那就很好，你不害怕，我也不害怕。現在什麼時候了？

何 快十二點了。

華 十二點了，不算晚嗎？恕達這孩子——

何 據說他到很遠的地方去了，一時不能送信給他。

華 要是他回來得太晚——告訴他——告訴他，我也到很遠的的地方去了，那地方沒有人能送信給我。

何 （安慰他）我想他會回來的。

華 （走到桌邊坐下，拿起圖樣）在這還有一點精力的時候，我還得做點事。

何 剛才這一陣子你已經夠累了。夜里寒氣又重，你還是休息一下吧！

華 傻孩子，沒有什麼累不累的。一個人有點精力，就得運用一點精力（開始標記那些圖樣）。

何 但是你的精力總是有限的呵！

華 沒有什麼，你別信張醫生那套說法，他只是機器一樣的醫生，別的什麼也不懂得。

何 你這樣不相信張醫生嗎？

華 不是不相信，只是他頭腦太機械化了。

何 （凝惑的）是這樣嗎

華 是的。孩子，一個人的死對於醫生是不大好的。
• 不過在我，到沒有什麼。我對我自己處理得很好，現在我什麼都準備好了，情置，我的一身總帳已經結算好了。無論什麼時候，都可以讓人來查帳。我相信支收相抵以外，總還得長出一點，憑這一點，我很對得起做人的職務了。
。（勤務入）

勤 老太爺，恕達少爺回來了。

華 （興奮）呵！

勤 他要上來看你。

華 告訴他我提的條件嗎？

何 但是？爹！……………

華 你不要管。好孩子，你不要管。（對勤）他知道我的條件的，若是他接受了我的條件，我就見他。

達 （在門外）爸爸，

華 把門關了。

(勤務幾乎把門關了，只有五六寸合不上)

達 爸爸，我相信你不會關我在外面。

華 好吧！就剩那麼點吧！恕達，剩這一點是我們父子的情份，你知道不？

達 爸爸，

華 恕達，你記得不？那次戰爭是你錯了，你違背了一個長官的命令。你破壞了戰爭上的規則。（吐過一口氣）你走的時候，我賭過咒！你如果不承認那次作戰是錯，（沒有回答）你是不是錯了？（仍無回答）你聽見了沒有？恕達，你這糊塗傢伙，你還不知道你錯了嗎？（沒有回答）恕達，你爲什麼不肯認錯，你爲什麼還不肯認錯？（把門掙然一關走到右邊，怒氣勃勃，但一下又恢復轉來，注意的聽？最後又走到門前）恕達，你在那裏？

達 爸爸，我在這裏。

華 恕達，你錯了，（却不住悲傷）我已經是一個活不久的人，我的肺完全爛了。（誠懇）恕達，你是錯了。你爲什麼不肯說出來？

達 爸爸，是我錯了。

華 （掀開門，恕達跑入，華熱烈抱住他），孩子，你爲什麼不早說？你爲什麼要離開我這麼久？

達 爸爸，我很難過。（望着他）離着你這麼久！

華 是的，我們都很難過了。

達 爸爸，你也應該高興呀！我這一年跟着李樹芸幹得很好。

華 我知道你幹得很好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總應有點父親給你的根基，但是，你要是跟着我，不是幹得更好嗎？這一年來，我時時難過，怨達，我也錯了！

達 （驚）你也錯了嗎？

華 是的，我也錯了。不過，我的錯不在作戰，你知道嗎？那次戰，你只是一個魯莽英雄的熱情衝動，不是一個戰略家應有的行爲，怨達，你得切記這一點，我的錯。錯在當時不該賭咒不見你。

達 爸爸，你沒有錯。

華 （手擺）我錯了，不過，現在說也不中用。唉！這一年來要是你在我身邊，我要幹多少事，那這個反攻毀滅計劃早就完成了。

達 反攻毀滅計劃？

華 （拉着走到桌邊）是的。反攻的毀滅計劃，孩子，我們現在已到反攻的時期，我們要把那些日本強盜趕出去，趕出中國去。孩子，我老了。我已經是一個將死的人，這些事情都得你去實行，都得整個的中國青年去實行。

達 爸爸，我知道。

華 （拿起一大堆圖樣之類的東西）現在還不算太晚，孩子來吧，這是我陷落南京時從敵人那裏得來的，砲台和工事圖樣。

達 現在不要弄，爸爸，現在不弄。

華 不，孩子，現在不弄就不及了，這是我拿性命換來的。（急燥的），來呀！（忽達走近）我要你來實現這些計劃，瞧，這是沿江所設砲台圖樣，各部份我都標記了一個大概，孩子，你懂得工程，那些沒有清楚的，你仔細想想，就知道了。（指着）這是砲的位置，這是中間的距離，這兒有一條地道貫通到那邊，只要有人偷進地道，埋伏炸藥，把那一所總樞紐炸壞，沿江敵人的砲台防線，就破壞了。孩子，你得記住這些，

達 （很細心的聽）是的，我記住。

華 （換一張）這是南京外圍，敵人的防守工事，這是非常堅固的，是我和幾百工人建築的，他們都死了，都在敵人的殘暴下死了。孩子，這里有著幾百中國工人的血和肉也有著我的精血。

達 爸爸！

華 這裏，這裏，（指着）這一些標記，指示他們工事上的缺點，要從這些標記路線進攻孩子，

你千萬記住，從這裏進攻，再去毀壞各路工事，再去圍攻南京城！

達 爸爸，我都記住了。

華 好的，你記住了就好了。我沒有做完的事都交給了你，我要讓人家知道，華老頭子幹不了的事，華恕達可以幹。華老頭子爲國事奔忙到死，他的孩子，又可以繼續。反攻就要開始了，遊擊隊與正規軍配合起來，一齊運用，遊擊隊的職務是破壞敵人的防綫，擾亂敵人後方，側擊敵人。所以，我把這些交給你，（交圖樣）你要用最大的精力，你要聯合整個中國青年，用最大的精力來完成這個使命，這個戰建國的使命！（昏去）

達 爸爸！爸爸！

華 （醒）孩子，我說的都清楚了嗎？

達 爸爸，你放心，我決不會辜負你的期望。

（清華案的燈光大亮）

華 （掙扎起立）哦！孩子，還有一件事，（拉恕達轉窗前）

達 爸爸，什麼事？

華 （指着亮處）那是清華案，是我的老朋友羅老頭的部隊。和他的女兒，這次我老遠從南邊大山里帶了她們母女出來，是爲我們抗戰建國增添

一份力量，敏芝那孩子，是一個有力的戰鬥員，你得好好的帶着她。

達 我一定這樣做。

華 我今天本答應了和她一道出戰的，我現在不能去，你當然得代替我的職務，恕達，你要把她介紹給慕山後村的弟兄們，介紹給中國的抗戰弟兄們，（掙扎的）恕達，你……快去呵！她已經出動了！（已失常態）

何 姑爹！姑爹！

達 爸爸！爸爸！

華 完了，已經不中用了。恕達！

達 表姐，你幫幫罷，扶他老人家到床上去躺！

華 不，不，我要站着，我站着的力氣還有，（推開他們）恕達，你快去。（清華寨的巨砲大作，人馬出動）他們出動了，（大笑）他們出動了，敏芝，我的孩子，我在這裏看着你出動，看……着……你出動！（幾乎跌倒）恕達，你記着，那些標記！那……一條地道……你的職務……務。（死）

達 （撲上去扶住他）爸爸！（哭）

何 姑爹，姑爹！（哭）

（清華寨被他們倆人扶住，仍是直立的站着，清華寨巨砲聲，人馬聲。）

【幕下】

教育部第一巡迴戲劇教育隊

舞台供應劇選第一輯

遺 志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作者……陳 澄
發行人……向 培 良
總經售……民族出版社
印刷所……昌文印刷公司

實價三角五分

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初版

本書審查許可證
湘審書字第〇二四號



\$0.35